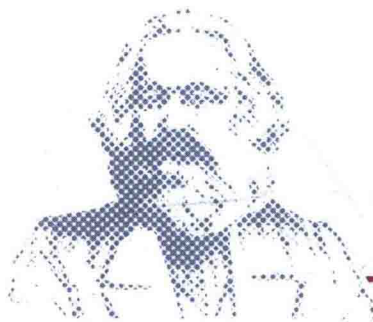


本书以马克思社会理论为主要研究内容，从马克思相关著作文本入手，通过对马克思社会理论范畴与结构、逻辑起点与研究路径、最终目标等问题的系统阐释，揭示出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逻辑系统和本质，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理解和把握。



马克思 社会理论的逻辑

■ 吴荣顺 江德兴·著

On the Logic of Marxist Social Theories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逻辑

吴荣顺 江德兴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逻辑 / 吴荣顺, 江德兴著. —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641-6377-8

I. ①马… II. ①吴…②江… III. 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 IV. ①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22683 号

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逻辑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邮编: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责任编辑 唐 允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9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6377-8
定 价 30.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目 录

导论 实践范畴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逻辑	1
第一章 马克思的社会概念	18
一、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	18
二、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社会	25
三、经济与社会	32
四、政治与社会	39
第二章 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与研究方法	47
一、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	47
二、马克思社会理论的两条逻辑线索	52
三、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方法论	57
第三章 马克思社会理论逻辑的展开	68
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	68
二、阶级关系	72
三、社会关系的物化	75
四、关于“人是目的”	78
第四章 马克思社会理论的范畴与结构	85
一、权力与社会同一性的建构	85
二、马克思社会理论的范畴系列	91
三、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逻辑结构	100

第五章 马克思社会理论逻辑的历史性与开放性	106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问题	106
二、劳动方式变化与社会主义	111
三、生产资料内涵的变化与私有制的消亡	114
第六章 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目标——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	118
一、社会发展的意义与人的解放历程	118
二、劳动范畴与社会解放	126
三、社会解放的实现途径	133
四、社会解放与美丽王国	139
主要参考文献	147
后记	152

导论 实践范畴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逻辑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其内部统一性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或整体性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统一性，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的问题，可称之为深层的或内部的整体性；二是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或部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可称之为表层的或外部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统一性是外部统一性的根据，而外部的统一性则是统一性的逻辑展开和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就是以实践范畴为逻辑起点和逻辑线索，以若干中介范畴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与揭示，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逻辑起点。在这个变革过程中，费尔巴哈是一个中介环节。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多重的。特别是他把人和自然界作为哲学的最高对象的哲学转向，为马克思确立自己哲学研究的主题和方向，把“唯物主义向上发展”（列宁语）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费尔巴哈运用异化论的分析框架，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宗教等等，都归结为人的异化形式，解除了唯心主义的“魔法”，把人从抽象概念的天上拉回了现实的人世，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虽然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仅仅归结为自然归结为生物属性，因而并没有真正克服唯心主义，但是马克思还是敏锐地发现了费尔巴哈观点潜在的革命涵义以及可能推导出的逻辑结论。他曾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

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任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①也许,正是在这种逻辑可能性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观点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②

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还集中反映在异化论的分析框架上。在《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批判唯心主义和宗教时采用的异化论分析框架,并运用它从事自己的理论批判。我国理论界一般并不区分异化论在马克思思想变革过程中的过渡作用。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异化论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历史观功能。马克思运用异化理论说明历史,批判现实。如马克思当时把人类的异化现象视作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特殊阶段,人类的解放也就是异化的克服和扬弃。异化论的这一功能必须有一个基本预设,即预设人有一个理想的本质。虽然马克思对这种理想本质进行了一定的现实的和理论的论证,它并不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是一种先验的设定。但由于它的超现实性,因而毕竟只是一种理论的假设。而且,这种异化论的历史现象也不能科学地揭示人类扬弃异化复归本质的具体机制和途径。所以,当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之后,异化论的历史观功能也随之消失了。二是方法论功能。异化是人类活动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现象。异化概念深刻地概括和揭示了人类活动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变异、扭曲以及分裂对抗性质,它具有其他概念不可替代的独特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功能。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对异化概念停止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又恢复了使用,如对商品拜物质、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等等的批判。其实,这时的异化概念已不具有历史观的功能,而只具有方法论的功能了。

无论是人本学唯物主义还是与此相关的这种异化论的分析框架,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制约作用都是很明显的。因为人本学唯物主义虽然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但它把人也归结为客体,因为没有能正确处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更无法进一步阐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因为也就无法解决人的自我创造、自我解放以及社会的运动发展之谜。至于异化论的分析模式,它是以人的理想本质与人的现实本质(异化形式)相对立,从人的理想本质出发来批判人的本质的异化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这种分析框架既没有揭示出人的本质异化的社会机理,也没有具体揭示扬弃异化的社会机制与途径。这种分析框架的形成,与马克思当时对人的本质理解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有关。因此,科学地理解和揭示人的本质,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在1843年—1844年期间,当马克思还处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影响之下,还积极地肯定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观点的同时,就已经显示出了同费尔巴哈观点不同的方面,这些不同的方面,反映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独特发展的逻辑不同于费尔巴哈书斋式的哲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一个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家,他始终强调的是人与现实、人与社会的联系。当时他欣赏和肯定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也是因为费尔巴哈实现了人与现实(实质是自然)的统一,因而为批判改变现实提供了哲学基础。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通过自己独立研究,提出和揭示了人的本质的两个基本规定:(1)“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③。(2)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④这两个规定的提出表明:(1)马克思已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抽象孤立地考察人,而是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人的生活表现,是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的体现;(2)马克思已把人理解为不是被决定的物质存在,而是在自身对象化活动中自我创造的主体,这个观点已非常接近于把实践视作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思想。

但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这种理解,仍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因为所谓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指的是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分裂与对抗之后,人与人之间不再以商品货币为中介的直接而丰富的人的关系。而所谓“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指的是一种自主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活动不以谋生为前提,而是以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为前提,因为是人的生命的自由表达。显然,这种理想状态的人的本质还不是人的现实本质。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马克思还处于突破的前夜。

要形成人的本质的科学概念,突破异化论的分析框架,关键是要解决好人的现实性问题。而要科学地解决人的现实性问题,就必须在人的实践活动与社会之间,建立起历史的能动的关系,赋予实践和社会以历史的规定性。这样,实践才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社会才是历史的现实的社会,而人也才能是历史的现实的人。

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已经发现和提出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人们的物质生产同社会现实之间的一定联系。如提出货币的本质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活动的媒介,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家庭、国家、宗教等等是生产的特殊形式,并受生产的一般规律的支配,等等。特别是在这个时期提出的对象化理论中,马克思提出人是在对象化活动中使自己二重化,从而解决人的自我肯定、自我证明,即人的现实性问题的。但这时马克思还没有能够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同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生产关系概念,因而还不能科学地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进程,也不能科学地界定人的本质,他的研究方法仍然局限在异化论的分析框架之内。只是在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期间,马克思才形成了关于人与实践的历史社会性思想,实践性与社会性才真正成为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从这种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才克服了费尔巴哈的局限,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他的研究方法也突破了异化论的分析框架而转向实践论即历史唯物论的分析框架,这一崭新的分析框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点、总体方法和总体逻辑。

二

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以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和揭示为逻辑起点,还因为在人的本质的两个规定(由此构成“现实的人”概念)的相互作用、辩证运动中,展现了实践唯物论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相互区别的质的规定性。

人以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的观点与方法,即实践论的分析方法,是实践唯物论的根本观点与方法。这个观点与方法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贯穿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和客体、理论与实际、现象与本质等等关系问题。我们很难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基本问题,但它无疑是马克思面临的问题背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主要缺点的批判是人们熟知的。这个批判表明,实践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的一个派别,它与旧唯物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上是一致的。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把握世界的。正是在把握世界方式的区别中,凸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践性。

实践论的分析框架对整个旧哲学的颠覆意义是根本性的。相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实践唯物主义解决了客体是如何进入主体,从而构成主客体关系的;解决了

主体是如何进入客体,从而认识客体的本质与规律的;也解决了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创造的辩证发展规律问题。相对于唯心主义来说,实践唯物主义不仅把人从天上拉回到了现实,而且解决了主体能动性的根源与表现问题。因此,人以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的观点与方法的提出,克服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相对于整个旧哲学来说,实践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还在于扬弃了旧哲学主体与客体二分的思维模式,建立了一种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即实践的辩证的整体的方法。这一方法是形成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方法论基础。

人以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的观点与方法,也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方法。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的历史性思想,决定了他的历史视野与历史方法。在他那里,实践,是历史中的实践;历史,是人类实践的历史。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辩证法。马克思关于科学曾提出过一种颇为独特的见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自然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的内在联系,认为“这将是一门科学”^⑤,并据此把工业的历史(自然科学的运用)同人的发展联系起来,提出了重要的关于评价社会历史发展的两个尺度: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提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彼此联系、彼此制约,并明确宣布:只承认“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⑥。马克思关于科学的这种理解,它所强调的是社会科学的历史的性质以及我们研究社会应采用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恩格斯后来所说的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实践论的分析框架,当然也是一种辩证的整体的方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成员都提到过,目前我国理论界讨论得也较多。但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怎样的整体,是什么逻辑把马克思主义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否一定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等等问题,还缺乏深入系统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分析框架,作为一种整体性方法,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整体内部结构的形成与发展逻辑问题;二是人们的思维(理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论)把握这个整体的逻辑与方法问题。

实践论分析方法的整体性质,来源于人的本质的特性。由于人的本质展开的全面性与丰富性,因而人的实践活动、人的生活表现也必然是全面丰富的。马克思曾提出应以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来看待自然界的丰富本质。关于社会,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社会关系的总体,是人的本质的现实性。马克思揭示和阐明了社会有机体内部的结构、它们之间一般的逻辑关系以及社会整体运动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客观趋势。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有机体运动发展的逻辑,本质上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逻辑。这种实践论分析方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我们研究社会提供了总的观点和方法,而且还在于这种方法所体现的实践精神,即对人类实践活动、实际历史发展的尊重。

但是,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整体性,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不包含着或者不可以发展出相对独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以及政治学等等社会科学,因而我们无须对之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呢?这是值得研究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既定的有机整体,我们的思维要掌握这个整体,必须把它分解开来,从不同的侧面分别地加以研究。马克思说过社会科学的范畴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人们不同的社会关系(如物质关系,政治关系等)构成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一定的范畴体系系统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一定领域,从而形成一定的科学。这种现象是由人的认识规律所决定的。所以,社会整体是在社会科学的总体中得到反映和把握的。

马克思早年曾打算撰写一系列独立的小册子,分别从哲学、法学、政治学(国家学)等学科角度来批判当时的现实社会,后来马克思也有撰写辩证法和关于国家问题的专著的想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庞大的手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但它们是体系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也是没有疑义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中,先后有过“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其中包含“国家”册,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⑦。但马克思明确界定,这里谈国家仅限于政治经济学所涉及到的范围,意思是说并不包括国家问题的所有方面,并不能代替专门的国家学说。因此,本书主张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同时,不必否认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相对独立存在的价值。当然,我们在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点与方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法。相反,我们应加强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不同范畴之间的联系与转化的研究,因此这些范畴之间的联系、转化与整合,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方面。

三

马克思创立实践唯物论世界观的最初动因,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即阐明现实物质利益的实质和反对当时肤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它们的哲学基础^⑧。这个动因表明,马克思是为了科学地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哲学基础而去创立新世界观的。因而,实践唯物论世界观内在地包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它直接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唯物论世界观的这一基本立场,集中地表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0条中。这一条不仅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立场,而且还通过揭示哲学一个方面的本质而为这一立场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⑨这里有几个重要概念需要厘清。“市民概念”,马克思遵循了黑格尔的用法,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私人物质活动和交换活动领域,或者说是物质关系的总和。但是在这里,马克思主要不是指物质关系的总和,而是指在这种物质关系中人的分裂、孤立的存在状态。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这种分裂、孤立的存在方式,就是旧唯物主义孤立地研究人的方法产生的社会根源。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是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一个概念。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人类”和“社会”是两个可以彼此替换、具有相同内涵的概念。它们所指的既不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也不单纯是未来的共产主义。实际上,这里的“人类”和“社会”概念,不是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马克思早期的一种特殊用法。一般来说,社会总是人类的社会,不存在非人类的社会;人类总是社会的人类,也不存在非社会的人类。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人类”或“社会”是特指扬弃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分裂与对抗,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关系,它是人的一种新的存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412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在方式。马克思在 1844 年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就表明过这一观点：“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⑩这里的“人类”概念和“社会”概念就是同一个概念，而它们显然是在特殊的意义上使用的。这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向社会的人的复归”的用法也是一致的。恩格斯后来发表的稿本中，把“社会的人类”改为“社会化的人类”，使上述涵义更明朗了，也表明了恩格斯对这一概念的理解。

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的是，马克思把一定的哲学同人的一定的存在方式联系起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本书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做法其理论蕴含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1）揭示了哲学一个重要方面的本质，即哲学是关于人类自身的学问，包括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和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2）人的一定存在方式规定和制约了一定的哲学，即规定了它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不同的哲学形态都能在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中得到理解和说明；（3）进一步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和社会功能：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市民社会”是它的立足点和诞生地。“市民社会”中人的孤立、原子式的存在方式，导致了旧唯物主义非历史、非社会地理解人的局限，也是这种哲学“以客体的或直观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社会根源。因为既然人的孤立状态不是历史、实践的产物，我们也就无需对之进行历史的考察，只需进行单纯的直观就足够了。这种情况同古典经济学家研究方法的失误是一样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批判古典经济学家方法论的错误时指出，那种似乎合乎自然的单个的孤立的人是他们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由此导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其实，这种天生独立的个体只是假象，是人们对在 18 世纪日趋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而马克思则把生产同一定的社会形式联系起来，把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作出发点，并由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的历史性质。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实践唯物论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之上，意味着它的革命性质和价值取向不是由外部赋予的，不是价值的呼唤，而是内生的，是由它的科学性所决定的。实际上，“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本质思想的逻辑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3—74 页。

辑展开和结果。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只能在现实的社会中才能被定义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规定,而社会关系则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和现实性,人的发展的最重要方面就是人自身社会关系的全面与丰富。因此,社会关系的演变与发展,从外在方面来说,表现为现实社会的演变和发展,而就其内在涵义来说,则是人自身的丰富和发展;社会关系的状态和性质,反映的是人的存在状态与性质。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其本质就是人的能力发展成为目的本身的必然性。人类历史视野中的价值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对人成为目的这一价值目标所具有的意义,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实际存在的“人道主义”。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以人的本质的两个基本规定为起点,在这两个规定的逻辑展开中,分别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以及这三者的有机联系和统一。这三者的统一又是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形成严密科学体系的根据和基础。

四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而“解放”是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过程,它的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这样一部“人类史”的学说,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因此,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在逻辑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重要范畴无非是实践范畴的转化或派生形式。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哲学思想与社会政治理想的结合。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精神与真理,就是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人类存在状态的理论反思,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关于在实践基础上人类趋向理想存在状态的历史进程的学说。二是哲学理念与革命实践的结合。马克思克服了旧哲学把哲学仅仅视作是思维领域的理论活动的缺陷,而强调哲学的现实化,即哲学的实现。哲学的实现不是思维着的理性的神秘创造,而是对现实的革命改造。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也表明,作为唯物主义的一个新的派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对哲学基本问题提出了什么新的回答,而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外部的感性世界,人们又是以何种方式把握外部感性世界的?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实践唯物论的回答中,凸现了马克思哲学区

别于旧唯物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和它的本质特征,作为总体范畴的实践,也就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涵义:(1) 本体论涵义。实践提供了关于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总体观点;(2) 价值论涵义。哲学蕴含目的,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3) 认识论涵义。哲学揭示了思维把握现实的特有方式及其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规律;(4) 行动论涵义。哲学的目的内含于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之中,它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得到展开和实现。这四层涵义构成了实践范畴的世界观意义,形成了马克思实践论的分析研究框架(区别于早期的异化论分析框架)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内在根据。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概念的联系和转化进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类历史发展始终是概念范畴产生的基础,理论的逻辑必须以实践活动的逻辑为基础。范畴的联系和转化反映的是实践活动的联系和转化,即从一种活动向另一种活动的转化。不同实践领域人们活动的相互转化,是不同理论领域范畴转化的根据。葛兰西也曾提到过,在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理论原则中,“必然包含有从一种活动到另一种活动的可转变性以及彼此转译成适合于每一种组成要素的专有语言的可能性。”^①这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问题,他虽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当时能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富有启示意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遵循的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逻辑,历史的逻辑;体现的是实践活动的理性、历史的理性。这同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奉行的思维理性、形式理性是恰恰相反的,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在这里应该是“实践的狡计”。

实践范畴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般本质及其运动发展的总体逻辑,但它并没有解决社会有机体复杂结构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为了进一步揭开人类社会发

展之谜,马克思又提出了物质生产这一范畴。物质生产是人类实践活动中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产构成人类历史的基础,人类存在的自然必然性。物质生产范畴的逻辑意义在于,它是我们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它真实地阐明了人类不同实践领域互相联系转化的根据,也揭示了社会复杂结构之间的逻辑顺序及其关联,物质生产范畴展开所构成的逻辑系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

^① 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1—92 页。

趋势。

但是,物质生产范畴同实践范畴一样,都是哲学范畴,而马克思所理解的哲学,不能脱离现实的历史,它不是超越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也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为了要从理论上说明和把握具有特殊历史规定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必须对物质生产范畴作更切近的规定,即寻找从物质生产范畴到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中介范畴。这个范畴就是生产社会性。

“生产社会性”是理论界相对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实际上,生产社会性是物质生产范畴次一级的范畴,它进一步强调突出了物质生产的社会方面的规定。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物质生产具有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明确指出了物质生产的社会属性问题,并一般性地阐述了物质生产的具体的历史规定性问题。正是对物质生产历史规定性的确证,马克思才实现了对人的理解的飞跃,即人才真正被理解为历史的现实的人。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正式提出了生产社会性范畴,并通过在生产社会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和内在矛盾的揭示,科学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特殊的历史性质及其发展规律。

生产社会性是表现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同一性的概念,它的基本涵义是指生产者之间相互依赖、分工协作的社会属性。生产社会性具有量、质和媒介三个基本规定。生产社会性的量,体现在分工协作的广度和深度上,马克思曾说过,分工的发展也就是生产社会性的发展^⑫。生产社会性的质,则以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表征,它赋予人们之间的物质变换以一定的历史规定性。生产社会性的媒介,则是把分散的劳动者互相联结起来的中介,一定的中介决定了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具体方式。

生产社会性的上述三个规定,构成了该范畴内部两对矛盾关系。(1) 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劳动总是以个人劳动的方式存在的,但它又是一个总劳动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社会劳动。由此就产生了个人劳动以何种方式(中介)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问题,不同的中介(如共同体或商品货币)产生不同的经济形式(指令或市场)。(2) 生产社会性的量与质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对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特殊历史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规定性,就是由这两对矛盾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生产社会性范畴并不是马克思为了进一步阐明的一般社会属性而提出来的,恰恰相反,提出这一范畴是为了阐明物质生产在资本主义阶段所获得的特殊规定性,因而该范畴就成为由实践范畴向政治经济学范畴转化的中介范畴。

五

生产社会性作为一个中介范畴,具有哲学和经济学范畴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生产社会性表征的是物质生产的一般社会属性,生产社会性的发展是物质生产社会方面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由生产社会性推动的人类活动社会性的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含义和实质(社会化的人类),就此而言,生产社会性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另一方面,生产社会性包含着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关系,有一个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方式问题,即生产社会性的中介。不同的中介形成不同的经济形式和运行机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货币是生产社会性的特殊表现形式,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必然的经济形式。这样,生产社会性不仅通过特殊表现形式这一环节而过渡到经济学范畴,而且,生产社会性理论直接形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哲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化的逻辑中介。

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构成了理解资本主义全部经济现象的基础。

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劳动都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具有特殊目的的有用劳动,另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⑬,但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核心却是生产社会性理论。因为,在人类方面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但并不是任何历史阶段劳动的这种一般性都能转化为抽象劳动。所以马克思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条件是劳动的社会规定,或者说,是社会劳动的规定,不过这里所说的社会,不是一般的意义,而是特殊的意义。这是一种特有的社会性。”^⑭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借以获得社会性的特有形式。

马克思在考察生产社会性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

^⑬ 马克思:《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